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書法正傳

(一)

馮武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傳 正 法 書

(二)

編 武 馮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傳正法書

冊二

編武馮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HU FA CHENG CHUAN

By

FUNG W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進步與貧困

第九編 這個解決方法的效果

第一章 在財富生產上的效果

我們聽着說，老彌拉波 (Mirabeau) 把魁耐 (Quesnay) 的那個用單一的地租稅去代替其所有一切的稅的建議，其功效等於語言文字的發明，或等於以金錢的使用去代替物物交換的發明。

這種講話，對於那些願意反覆深思這個題目的人，寧是一種深切的表示，不是徒然的誇大。以土地價值的單一稅來代替為公家的收入，所憑以募集的各種稅所發生的利益，將要愈顯而愈重要，如果他們愈被考慮。這裏有種化小村為大城的秘密。把現在所有的壓迫產業和妨害交易的擔

負通通除去，財富的生產當以現在我們所夢想不到的速度而進步。這按照他的輪次又當引至土地價值的增加——一種新的盈餘，可被社會取為公用。去掉了伴着收稅而產生的舞弊情形，並且去掉了把立法變成特殊利益的工具，社會便能執行許多職權，這些職權都是生活變複雜後需要他去得到的，但是這些職權，在現在的制度裏面，這種政治腐敗的形勢，使凡有思想的人，都要畏退而不敢前。

請想他在財富生產上的效果。

廢除這種直接間接，妨害各種交易，壓迫各種產業的租稅，等於減去在一條有力的彈簧之上的大壓力。生產而被注入了新精力常開始進入一種新生活，又商業亦當得到一種新刺激，這種刺激即在微細的脈絡上，亦可被人覺到。現在租稅的方法在交易上的效果，好像人工的沙漠和山脈一樣；從關稅局裏面去取得貨物所費比較把他們運遍全世界還更多。現在租稅的方法，在精力，勤奮，技能和儉約上所施的壓力，等於在這些品質上加以處罰。如果我會很辛苦的作工，並且曾為我自己起了一所好房子，而你則樂於住在陋室裏，那末，這位收稅官，現在每年到我家來，課我以較你

還多的稅，直是要我付他一宗對於我的精力和勤奮所施的罰項。如果我會儲蓄了我的金錢，你會耗費了他們，我則被人處罰，你則免于議罰。如果一個人建造了一隻船，那末，我們便要叫他付出一項勇敢的代價，好像他曾對國家做了一樁壞事；如果一條鐵道被打開了，收稅人便要來進攻他，好像他是公衆的害物一樣；如果一個製造廠被人建立起來，我們便要去徵他的稅，每年繳出之數，可成一宗巨大的餘利。我們說我們需要資本，但是假如一個人把資本儲蓄好了，或把他拿到我們裏面來，我們便去取他的費，好像我們給了他什麼特殊權利一樣。我們以稅金去懲罰這一位曾把貧瘠的荒地長成成熟五穀的人；我們要罰建造機械的人；又要罰排乾澤沼的人。這些稅所增加於生產上的擔負有好重，只爲那些曾逐條依奉我們的租稅制度的人所知道，因爲，在前我們曾經說過，該租稅的最重要的部份是被加在物價上。但是這些種稅在他們的性質上酷似埃及巴夏（Begh Pasha）所課於棗椰樹上的稅。即令他們不使這些樹子被砍斷，至少也要阻害種植。

把這些稅廢除了，便是把生產的工產上的高壓力減去了。此時縫衣婦的針和大製造廠；駕車的馬和火車；漁船和汽船；農夫的犁頭和商人的屯貨，都要一樣的不被征稅了。所有的人當會自由

去製造，去儲蓄，去買進，去賣出，不受稅的處罰，不受收稅官的騷擾。不再如現在這樣的去向主產人說：『倘你加入在總財富之中的財富愈多，你便要受稅的愈多！』這個國家定將向生產人說：『你儘管勤快，節儉，冒險，並儘管盡你的力量去做，你當獲得你的充分的報酬。在從前只長一片草的地方，你現在使他長兩片草，對於這種的行爲，國家當不處罰你；你當不會爲了增加公共的財富而被抽稅。』

又社會豈不因爲不殺這種產生金蛋的鵝，不套這個踏踉五穀的牛的口，讓那勤奮，節儉，和技術能去享受他們那金甌無缺的自然報酬，因而得到了許多益處嗎？因爲對於社會也有一種自然的報酬。這個社會的公律是『一個爲全體，全體爲一個。』人不能保守他的好處，正如不能保守他的壞處一樣。每個生產的企業，除了對於他的舉辦人的報酬而外，對於其他的人產生連帶的好處。如果一人種了一顆菓實樹，他的利得是，他按時按節而採他的實菓。但是，除了他的利益而外，對於全部社會尚有一種利得。所有主而外的人被菓實的供給增加而獲益；他所蔽蔭的雀鳥，飛得遠而且寬；他所幫助去吸收的雨澤，不僅落在他的園地內；並且，即從遠地來看他的眼睛，也會引起一種美

感。其他任何物件都與菓樹一樣。房屋，工廠，船隻，鐵道的建造，除了直接與建造人以利益而外，且給其他的人以許多利益。自然笑吝嗇者。他如一隻埋藏了他的乾菓，而又不肯去把他再掘出來的松鼠。看啊！他們發芽了，而且長成樹了。穿着漂亮的細布，浸着滿身的香料，這個屍體被埋藏了。幾千年後，這個窮人貝督英（Bedouin），燒他的樹皮來烹飪食物，他又出了許多的迷霧，旅行者因此而失路，他或流入遠地去滿足異種的人的好奇心。蜜蜂在空樹裏面釀蜜，又跟着來了熊或人了。

頂好，社會是讓個別的生產人享受生產的全部，於以鼓舞人人去用勁；頂好，是讓勞働者得到他的勞働的完全的成果，讓資本家去享受他的資本的全部的酬報。因為資本與勞働生產的愈多，公共的財富，便成長得愈大，而在公共財富裏面人人都可分潤。又在土地的價和租裏面，便是這種公共的表現，而為確定和具體形像的利益。這裏便是國家可以取用的公共基金，同時遺給了勞働和資本以他們的完全的成果。生產活動的愈快，公共的基金增加得亦愈快。

把租稅的責任從生產和交易移到地租上，不僅對於財富之生產送給了一個新激力；他尙打開着許多新機會。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誰也不會注意去保有土地，除非要去使用，又凡現在被人

扣而不用土地，當到處被人打開出來去行改良。

土地的賣價會低，土地的投機事業於是遭了致命的打擊，土地的獨占不會再有錢賺。幾百萬畝連幾百萬畝的土地，雖然現在的種植人悉被高價限住，無法去行使用，但到將來當要悉被他們現在的主人通通放棄，或以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條件出售。又這不僅行於邊境上，並且見於現在我們所視為人口已多的區域裏面。在舊金山的一百哩地內，當被開放出來許多土地，這種土地，即在現在的耕種方法裏面，亦夠供給，現在從俄勒岡 (Oregon) 邊地散布到墨西哥界的農業的人口總數——距離八百哩地。西部諸州 (Western States) 的大多數的地方，這也當是一樣的真，而在舊的東部諸洲裏面，真實的程度更大，因為即在紐約 (New York) 和賓夕爾法尼亞 (Pennsylvania) 裏面，人口比較地力亦尚不算稠密。並且即在人口繁密的英格蘭 (England) 裏面如此的一種政策，亦會開放出幾十萬畝的土地把來種植食物，這些土地，便是現在被人用為私人的花園，麋鹿的圍圃，和狩獵的圍場。

因為這種把所有的租稅課於地價之上的簡單方法，結果定把所有的土地，拍賣給與那些願

出高租於國家的人。土地的需求，決定他的價值，因此之故，如果稅被課到幾近消費地價全部的時
候，那末，凡願將土地扣而不用的人，須當付出幾到願意去使用他的人所願出的價值之數。

這點必須記着，即此不僅適用於農業的土地，而且適用於所有一切的土地。礦地正如農地，當
被開放出來使用；在城市的中心裏面，沒有一人能彀有力量來扣住土地，不去發揮他的最有利的
用處，或對邊境上的土地，去要求比較他在是時被人使用的用處所能保證的價值更多。凡在土地
有價值的地方，租稅，不再如像現在苛罰於改良，當且處處逼人去促進改良。無論那一個人栽了一
林菓，種了一塊地，修了一所房，建了一個製造廠，不問他好價值，但在租稅方面所付出的款項，不
比他一塊來廢置時所付的款項更多。農地的獨占人所被課稅的數額，恍如他的土地被掩映着房
屋，倉庫，收成，牲畜。一座空的城市的地基的所有人，對於那種拒人來住的特殊權利（直到他需要
用他的時候），須要付出恁多的稅，恰如他的鄰人曾築了一座高樓在他的地基上一樣。保留一列
快倒了的草舍，在有價值的土地上，其所費用之數，等於他被覆蓋着大旅館或大貨棧，悉被堆滿着
價值的貨物在內。

由是以言，那末，現在凡在勞働的生產力最大之地，當勞働未被用出之時，必須付出的額外的津貼，將必不見於世了。由是農人將必無須付出他的財產之半，或長年抵押他的勞働於以獲得土地來種植；城市住宅的建造者，將必無須對於小的一塊地基，付出一宗款項，正如對於他所在他之所建造的房舍一樣的多；想設立一個製造廠的公司，當必無須對於他的廠址用出他們的大半的資本。而此年年將被付於國家的款項，當必去代替現在所課於改良機械和屯貨之上的一切的稅了。

想想這種在勞働市場上變遷的影響。競爭不復如現在是片面的了。勞働者不復彼此競爭僱傭，把工資降到僅足維持生存的數額，反之，僱主當處處競求勞働者，又工資當漲到勞働的正常報酬上。因為在勞働市場上，將要來着這種對於僱傭勞働的最大競爭，一個競爭者的需要，是不能被滿足的，除非欲望被滿足了——即對勞働的需要，被滿足了。勞働的僱主將必不僅要對抗其他的，覺到這種大商業和高利潤的刺激的僱主，並且還須對抗勞働者能設變成他們自己的僱主前去利用，那些曾被一種禁止獨占行爲的稅金，自由的開放於他們之前的自然機會的才幹。

伴着對勞働開放的自然機會；伴着免于課稅的資本和改進，伴着不受限制的交易，此時具有勞働意志的人，定能把他們的勞働化爲他們所急求不獲的貨物；這種循環不息的破壞產業的恐慌當必消滅；生產的每一車輪當必輾動起來；需要當必與供給共進步，又供給當必與需要共進步；各種方面的商業，當必增加，又財富當必觸手而大增。

第二章 在分配和由此而在生產上的影響

將所有的公共的擔負，悉行轉嫁在土地價值上的益處，雖然顯得很大，可是他們不能被我們充分了解，除非我們看着了單一稅的辦法，在財富分配上的效果。

爲了去尋找這個在所有的文明世界裏面，財富分配的不均之象，因何隨着物質的進步，愈有趨於更不平均的固定趨勢，我們曾發現了，在事實上，這種現在存於私人手內的土地所有權，會伴着文化的進步，而給出了一種日大一日的沒收勞働和資本所生產的財富以爲已有的力量。

由是言之，凡將資本和勞働的直接和間接的租稅減免，並把這個責任放在地租上，那末，他便

定當伴着他的進展而有抵消這種分配不均的趨勢了，並且，如果他那進展的速度能較以租稅的名義，取去地租全部，則是這種分配不均的原因，必然完全取消。於是地租，不再如像現在製造不平等，而當促進平等。勞働和資本於是必當接受生產品全部，只除去以地租稅的名義，被國家所取去的那一部份，又因這一部份悉被用在公共目的上，所以又必平均的被分配在公益事業裏面。

這就是說，在每一社會裏面所生長的財富，當被分爲兩個部份。一部份當依照個別的生產人，在生產的工作裏面，每人所擔負的職務，被分配而爲工資和利息；其他的一部份，則當全部奉給社會，悉行分配，在公益事業裏面，賜予社會全體中的各個。在這裏面所有的人，都當平均享受——無強無弱，無老無幼，並無殘的，跛的，瞎的，和健壯有力的的界線。並且這是很公平的——因爲此一部份，雖然代表個人生產努力的結果，但是其他一部份則代表社會全體所助給個人的大力量。

由此以言，既然物質的進步，傾於增加地租，那末，現在假定地租而被社會取爲公用，則此伴着物質的進步，而被造成的分配不均的原因，將有轉而唯日其大的平均分配的趨勢了。爲了充分的了解這個效果，讓我們回到前面所作成的這些原則上。

我們曾看見了工資和利息，隨在什麼地方，都必被那地租或耕種的限界決定——這就是說，被那資本與勞働在沒有地租的土地上所得的酬報決定；這就是說，財富的總體，凡爲用在生產上的勞働和資本所當接受者，當爲所生產的總財富量（或寧當着我們考慮租稅的時候，這種純額），減去所謂地租那一部份。

我們曾看見了物質的進步，照着現在這種局面演變下去，實有兩重增加地租的趨勢。其一是增加地租所得的財富的比數，其二是減少工資和利息所得的財富的比數。第一種趨勢或自然的趨勢，是從進化的公律來的，他雖增加地租量，但不減少工資和利息的數量，或且伴之以數量的增加。其他的一種趨勢，是由不自然的強占土地爲私有來的，他是以所減少的工資和利息的數量增加地租。

卻說，這是很明白的，即以租稅取地租歸公用，在實質上，廢止了土地私有制度，並且他以消滅土地的投機獨占和地租的投機漲價，行當消滅工資和利息的絕對減少的趨勢。他將現爲人所獨占的自然機會開放，並且縮減地價，結果定然很大的增加工資和利息。勞働和資本於是不僅得到

現在他因徵稅而被人取去的利益，並且以土地的投機價值之減少，造成地租的積極的下落，他們藉此亦必有所利得。新的均衡當被造成，到此均衡之上工資和利息的普通率行當比現在更高。

但如這種新的均衡狀態樹立了，這些在生產的力量裏面的更遠的進步，而因往這方面發展的趨勢，行將被他一大增其速度，他們結果定將仍且增加地租，但非犧牲工資和利息而係由於在生產裏面的新的利得，這些利得，又因地租當被社會取為公用，行當增進全體社會之中各個分子的福利。由此以言，民衆的境地，當隨物質的進步而恆進步。不僅一階級更富，全體行當更富；不僅一階級具有更多的必須品，便利品，和人生的精緻品，全體都當有得更多。因為，這種伴着大人口，伴着生產技術的大發明，伴着節省勞動的大創造，和伴着交易的每一擴充和每一便利而來的大生產力不能被任何一人所獨得。此種不歸勞動，不歸資本的利益，行當歸入國家——這就是說，歸入全社會。現在這種只能在新開的和人口稀少的區域裏面，被發現的自由和平等，當與那些伴着繁密的人口而來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大利益聯合了。

現在我們請進而考慮怎麼在財富的分配裏面的平等化，當去影響生產；到處防止浪費，到處

增加生產力量。

如果我們能把現社會所受之於這種將一偉大的階級，置於貧困和罪惡中的不良社會組織的金錢的直接損失，表白而爲數字，這種估計當可驚怖。英格蘭有百萬以上的貧民仰賴於公立的慈善事業的支持；紐約城每年單在此一方面亦是費了七百萬金圓。但是由公共基金所費用的，由慈善團體所費用的，和在私人的慈善事業裏面所費用的，如果通通聚積起來，尙且只是帳上的最初的和最小的一項。這種潛沈的，由是而被耗費了的勞働所得；這種以此而養成的疏忽，近視，和懶惰的習慣的費用；這種曾被可怖的人口死亡統計，尤其是在貧民階級裏面的嬰孩死亡統計所暗示的金錢的損失；這種被那伴着貧乏的日深而增加的酒肆所指出的浪費；這種爲貧乏和墮落所滋長的社會的害蟲所做的有害於社會的事情——盜賊，妓女，乞丐，流氓；這種防禦他們的保衛社會的費用，都是現在的不公和不均的財富分配，向那社會在現在的生產方法裏面所可享用的總財富中所取出來的總數中之各項。並且我們亦非便算清了我們的帳了。這種爲此財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蠢笨，過失，疏忽，和不道德的行動，均表現在政府的無能和腐敗裏面；這種公款的耗費，和

用筆法

夫書之爲體不可專執用筆之勢不可一概雖心法古而制在當時遲速之態資於合宜凡筆大法點畫八體備於永字



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臥其筆。努不得直。直則無力。趯須蹲其鋒得勢而出。策須背筆仰而策之。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疾。磔須趯筆戰行右出。

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以下傳授所用八體。該於萬字。墨道最微。不可遽明。又先達八法之外。更立五勢。以備制度。

門 一曰鈎裏勢。須圓角而傲鋒。网闕田字用之。

刀 二曰鈎努勢。須圓角而趯鋒。均勻勿字用之。

丿 三曰袞筆勢。須按鋒上下。衄之。今令字下點用之。

丨 四曰儻筆勢。須堅策之。鍾法上字用之。

一 五曰奮筆勢。須嶮策之。草書一二三字用之。

又有用筆腕下起伏之法。用則有勢。字無常形。

一曰頓筆。摧鋒驟衄是也。則弩法下脚用之。

二曰挫筆。挨鋒捷進是也。則綿頭上三點用之。

三曰馭筆。直撞是有點連物。則名暗築。目其是也。

四曰蹲鋒。緩毫蹲節。輕重有準。是一乙等用之。

五曰躡鋒。駐筆下衄是也。夫欲趯者。必先蹲之。刀一是也。

六曰衄鋒。駐鋒暗接。是烈火用之。

七曰趯鋒。緊御澀進。如錐畫石是也。

八曰按鋒。曩鋒虛闊。草書磔法用之。

九曰揭筆。側鋒平發。人天脚是。如鳥爪形。

烈火異勢

从此古烈火勢。出於正體。書於銘石。時或用之。法以發勢。潛築。迅傲而勁側。從字頭。僉字脚用之。

此名各自立勢。勢則抵背。潛覷。視之不見。考之則彰。乃鍾法。卽繇白然字下是爾。後王逸少行之不息。隸用之。

此名聯飛勢。似連綿相顧不絕。法以暗覷而微著。勢以輕揭而潛趨。乃右軍變於鍾法。而參行諸法。則樂毅論燕字無字。時或間爲。後遵用之。至今不替。

此名布棊俗勢。凡拙不可爲也。

散水異法

此名遍相顯異意。以或藏或露。狀類不同。法以剛側而中偃。下潛挫而趨鋒。則右軍黃庭樂毅論用此也。

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摘。內則相附。此蓋鍾法。上以潛鋒暗矚。下以迅趨而捷遣。右軍遵用之。於真隸常所爲之。

此行書法。以微按而餉揭。意以輕利而爲美。鍾張二王行書。並用此法。又用此也。

此草書法。法以借勢捷遣而已矣。若失之以緩滯。卽其爲病甚矣。不可不慎也。

勒法異勢

一此名鱗勒。鱗勒之中，勢存仰策而收。雖言仰收，無芒角。芒角則失於逾濶矣。鍾王以下常用之。
一此名借勢。法以不仰策及鱗勒，但取古勁枯澀，無求銛利，則其妙也。右軍通變以避駢勢，夫爲真隸，必先用之。

一此名平布。凡俗不可用也。

一此名草法。勢以險策捷坐，鋒露飛動而已。

策變異勢

二此名遞相顯異。何者，兩橫引而不可一概，理資變異。各狀殊工。法以上背筆而仰策，下緊趨而覆收，則鍾書常用此，逸少參而用之。

二此名借勢。不務策勒，但取古澀而已。雖云古澀，用筆之意，不忘仰覆之理。

二此名章草。草書之勢，法以嶮策飛動。鍾張二王章草，草書常用此。

二此名布筭。時俗所貴，非墨家之態戒之。

三畫異勢

三此名遞相解摘。何者，三畫用筆相類，不求變異，則涉凡淺。法以上畫潛鋒平勒，中畫背筆仰策，下畫緊趨覆收。此蓋王法，則黃庭經三門三字用之。

三此名遞相竦峙。蓋行書用之法，以上勒側而中策，下奮筆而橫飛。鍾張二王行草，並依此法。

三此名峭峻勢。亦草書之法，嶮利爲勝。

三此名畫卦勢，俗鄙不可用。

啄展異勢

人此人入等法。法此左卷略而迅利，右潛趨而戰行，行勢盡而微著，摘出而暗收，脫若使拋，下虞流滑，則冥於凡淺。梁庾肩吾書論云：將欲放而更留，謂此。

人此名交爭勢，蓋行草法也。法以颯鋒啄掣，捷利疾進爲勢。若交急，意存力敵，若或失之於鈍滑，斯可慎也。陳僧智永常用此法。

人此名章草之法。法以潛按而微進，輕揭而暗收，趨之欲利，按之欲輕，輕則滑勁而神清，肥乃質滯而俗鈍。王濛草善於此法。

乙脚異勢

乙此名外略法，蹲鋒緊略，徐擲之，不欲速，速則失勢，略不欲遲，遲則緩怯。此法蓋鍾法，稍涉于八分散隸，則歐陽詢守而不替。

乙此名蠶毒法，法以引過其曲，微以輕躡其鋒，又以徐收而趨之，不欲出，出則暗收如芒刺爲善。庾肩吾書論云：欲挑還置，謂駐鋒而後趨也。

乙此名俗勢，慎勿爲之。

丙頭異勢

丙此名若踣，夫上點既駐，筆挫鋒，左右亦須挫鋒，橫畫亦須挫筆，何者勢須順，戒在反異，則王書告誓寔

字之宀是也。

宀此名各相顯異。上點既側。橫畫則勒。左衄筆而擺鋒。右峻趯以輕揭。則王書告誓容字之宀是也。

宀此行書法。法以圓而飛動爲妙。

宀此章草書之法。其于峻側。務在露鋒。其于鈎裏。忌之緩滯。人不得法。則失之於忽微爾。切慎之。

倚戈異勢

宀此名折芒勢。法以潛鋒緊趯。趯意盡。乃潛收之。而趯之。鍾繇下扒字用是也。

宀此名秃出勢。上下縮鋒。雖言縮鋒。亦須潛趯。而頓衄。則虞世南常用此法。

宀此名借勢。既不潛趯。而暗趯。法以利勁而捷遣。則虞歐用此法。

宀此名背趯。時用之。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故右軍有言曰。上俯而過矣。下衄曲而就之。則告誓後

載字是也。

頁脚異勢

頁此狀上畫平勒。而仰收。其次暗築。而傲鋒。左右謂之鈎裏。其中布點。願以更美。夫以上竦之而仰策。則中偃而平收。夫以策而再竦。則左啄而右側。故鍾張二王。應從頁並用之。

頁此名斗折。不仰不策。點不偃不收。並謂之壘塹。張長史名之窗櫺。非書家所爲也。

垂針異勢

丨此名頓筆之法。以摧挫爲工。此乃古法。鍾元常守而不失。改爲垂露。

此名懸針。古無此法。右軍書曲水序。年字緣向下頓筆。歲字上畫藏鋒。與年字頓相逼。遂改垂露爲頓筆。直下垂針。後人立懸針。相承遵此也。

結裏法

夫言抑左昇右者。圖國圓罔等字是也。

夫言舉左低右者。崇豈耑等字是也。

夫言促左展右者。尙執常寬宣等字是也。

夫言實左虛右之勢者。月周用等字是也。

夫言左右揭腕之勢者。令人入等字是也。

夫言上下不齊之勢者。行何川字是也。

夫言用勾裏之勢者。岡岡白田等字是也。

夫言欲挑還置之勢者。元行飛寸字是也。

夫言用鈎弩之勢者。均勻勿等字是也。

夫言將欲放而更留者。人入木火字是也。

翰林密論用筆法二十四條。或云是李陽冰作。

點法口訣云。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報答。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按筆收之。又颯下其筆。含濡其鋒。摩輪簇心。然後收筆。填在員半。禁經云。點如利鑽鏤金是也。

又半蟻法。宜字上用之。爲避其旁點。又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右軍云。作點皆須磊磊如大石之當衢。

又點不變爲布棋。貴通變也。更有打點。單以指送筆。似打物之勢。甚難用也。

一畫法口訣云。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卽用名指擡筆上。若作勒法。卽用中指鉤筆澀進。覆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近。用法不同也。

鱗勒法。須仰收。禁經云。畫如長錐界石是也。又緊走仰收。似長舟之截小渚。兩頭勢起。使芒角不失。適潤。

借勢。不策不鱗勒。稍徐收之。取古勁枯澀。無求鈿利。凡在字上宜用之。

擡筆法。初緊策。中擡鋒。輕勁微勒。向右按。觚。古經云。鍾書宣示字長畫用。

又畫不變爲布筭。行草法云。勢須險策。露鋒飛動爲勝。

三三畫法口訣云。上潛鋒平勒。中背鋒仰策。下緊趨覆收。名遞相解摘。古經云。黃庭經三關字用。草法上。觚側。中策。下奮筆橫飛。遞相聳峙。以險利爲勝。

一懸針法口訣云。鋒須先發。管逐勢行。趨筆緊馭。澀進如錐畫石。禁經云。懸針如長錐綴地是也。又契字。下雙筆。須一努一垂。變換用之。三勢不同。或垂或趨。或外掠而中努。右軍云。懸針垂露。難爲體制。衛夫人云。如萬歲之枯藤。臨池訣云。懸針法。蘭亭年字。盡其勢也。張敬玄云。申字中畫。宜卓筆直審疾抽。事。字中畫。宜直下筆。便挑。不宜停筆。

一垂露法口訣云。鋒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又始築筆而極力。終駐鋒而作勢。又無垂不縮。此言頓筆。以摧挫爲功。右軍云。豎如春筍之抽寒谷。是也。臨池訣云。玉露本篆脚。名玉筍。如古斂倚物也。簡緣云。篆爲隸源。卽此可見。

一背拋法口訣云。蹲鋒緊掠。徐擲之。速則失勢。遲則緩怯。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尾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取而蹲趨之。不欲出。須暗收。使其如負芒刺。則善。右軍云。援毫蹲節。輕重有準。庾肩吾云。欲拋還置。駐鋒而後趨之也。

一抽筆法口訣云。左罨掠須峻利。右潛趨而戰行。待勢卷而機駐。揭摘出而暗投。若便拋。必流滑凡淺。又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筆。從腹內起。庾肩吾云。將放更留。又人字第二筆云。攙引抑拽是也。夫木等字亦同用。

一背趨法口訣云。悉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趨之。又云。潛鋒門勒勢盡。然後趨之。右軍背趨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古經云。鍾書執字用。又永禪師澀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按筆至下。以名指颯鋒潛趨。此名禿出法。張旭折芒法。潛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趨之。鍾書常用也。右軍云。落筆峨峨如長松之倚谿谷。唐太宗云。爲戈必潤。貴遲疑而顧。章草法。潛按微進。輕揭闇趨。揭欲利。按欲輕。輕則骨勁神清。肥乃質滯鈍俗。張敬玄云。戈脚宜斜。筆直抽直者。緣上實。下自成也。

一散水法口訣云。上衄側。中偃下。潛挫趨鋒。古經云。黃庭樂毅同用。柳宗元云。散水幽縱。黃庭宗之是也。

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要遞相顯異。若頻有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摘。內相附屬。爲上中潛鋒。暗。下峻趨。潛遣。蓋鍾法也。行書勢微。按而鈎揭。以輕利爲美。

冰法口訣云。上側覆殺。下築而趨之。須相承揖。並連。側輕揭。則牽字左右用之。草法須借勢捷遣。若緩滯則爲病也。

烈火法口訣云。覲鋒闌按。臨池訣云。須各自立勢。抵筆潛。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古經云。鍾書然字用。

聯飛法口訣云。暗。輕揭潛趨。筆鋒連綿相顧不絕也。禁經云。聯飛如雁陣當秋。樂毅論燕然字用之。虞永興兼字用其半勢。蓋中斷也。

顯異法口訣云。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書按筆。勢須相順。古經云。出告誓文。又上點側。橫畫勒左一筆。擺鋒。右峻啄輕揭。告誓實字用。虞永興用之行法。以圓峻飛動爲美。章草法擬於圓峻飛動。其餘險側。務在露鋒鈎裏。忌緩滯也。

平磔法口訣云。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卷不可便出。須駐鋒而後放。禁經云。磔磔如生蛇渡冰是也。鍾元常每作磔筆。須三過折筆。故唐太宗云。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

了勾裏法口訣云。圓角趨鋒作努法。勢未盡而趨之。顏魯公云。勾裏法用筆如紙下行。日月目因岡罔向字皆用之。張敬玄云。固字轉角之勢。初不宜稜角努張。與是體俗也。非特固字。但有轉筆。一切貴其圓潤。

フ勾努法口訣云。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屈臂。右軍云。迴角不用峻。及有稜是也。衛夫人謂之勁弩法。勻均勿字皆用之。

小奮筆法口訣云。左側而獨立。中衄折而右鈎。古經云。鍾書宣示字下用。若中豎則左右闌衄而潛趨。又簇鋒捷進。爲系字下三點是也。

彡衫法口訣云。上平點。中啄。下衄側。

ㄣ外臂法口訣云。左峻掠。中潛鋒衄挫。右蹲鋒外擲。

丨豎畫法口訣云。擡筆豎策。挫鋒上下豎直也。尙嘗字中豎畫用。

ㄩ八曾頭其脚法口訣云。左潛揭而右啄。曾頭用如上法。左啄右側。其脚用之。

く暗築法口訣云。馭鋒直衡。有點連物。則名暗築。月字其字內兩點用。

之袞筆法口訣云。須按鋒上潛下衄。又按鋒上下蹙衄之。令今等字是也。

爻縮出法口訣云。上磔衄鋒。下磔出之。此八分法也。蓋避雙出也。又彡字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趨。張云

彡如束棘。

簡緣云。玉堂禁經。及翰林密論。兩篇。書家多不全載。此正是功夫細膩處。其中雖多同處。然各有發揮。余故不以其重複而並錄之。

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真草。

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簡緣云此亦老成之言。但腕不可著案。

纂言下

晉衛恆四體書勢第一字勢 第二篆勢 第三隸勢 第四草書勢

衛恆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尙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書。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以配爲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燒焚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古文。謂之蝌蚪書。漢世秘藏。希得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爲寫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彷彿古書者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上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諧其美。愧不足以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今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

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眞僞莫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效其文。天地乃位。粲美其章。因聲附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窺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披以

舒光。禾卉莽蕞以垂穎。山嶽嵯峨而連岡。蟲起蟄而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閒。或守正循檢。規折矩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婀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鳳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聊觀象以致思。非言詞之所宣。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損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邳人程邈爲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傳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成都太守。以其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因爲鳥迹。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

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頰若黍稷之垂穎。蘊若龍蛇之棼縵。揚波振擊。龍躍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欲下。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趨。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近而視之。端際而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閒。般倅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擣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隸字漢因行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往。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板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迹。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張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在名。魏初有鍾胡兩家。爲行書法。俱學於劉德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大行於世。作隸勢曰鳥迹之變。乃爲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形。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針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斜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

錯落其閒。若鐘簾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崔峩。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如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伯度。號稱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爲楷。則常曰。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京。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雖然。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鳥迹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辟。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踰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兀若竦崎。獸跋鳥峙。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黥黼黻。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奮鬱。放逸生奇。忽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蟻搗枝。絕筆收勢。餘綖虬結。若杜伯捷毒。看隙緣幟。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漉焉若沮。岸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於這一個自殺的人來說，其他尚有九十九個人，都是一樣的懷有這種自殺的志願，唯受怕死的天性，宗教的觀念，或家庭的關係所限制。

有此貧乏的魔鬼存在，自然人當盡力去逃避他。人的高尚的情緒伴着自保和自養的衝突，又愛和畏的情緒都促成這個奮鬥。幾多的人做了一樁卑污的事情，一樁不誠實的事情，一樁貪婪的，壟斷的，和不公正的事情，旨在使他的母親，或妻子或兒女避免不足之苦。

在這些事實的狀態裏面，起來了一種公意，為在貪得無厭的奮鬥裏面的一種推動的力量，乃人生行爲的最強的源泉之一——也許在許多人是 strongest 的。邀寵的欲望，鼓舞我們去得我們的朋友的尊敬，稱讚，或同情是天性的和普遍的。雖然有時被扭成了許多反常的現象，但他仍可在各處被看見。他在野蠻人身上便是最有勢力的，在最光華的社會之中的最文明的分子身上，也是最有勢力的；他在知慧初開的時候便早活動，直到最後呼吸的時候尚還存在。他的力量勝過逸樂的嗜好，勝過痛苦的意識，勝過死亡的恐怖。他支配了人的最隱微和最重重要的行爲。

恰在開始走路和說話的小孩兒即將作出許多新的努力，正如他的小狡詐引人注意和發笑。

曰隸書。或曰邈起徒隸。故曰隸書。非也。按八分已減小篆之半。實小篆之捷。隸又減八分之半。亦八分之捷。程邈卽隸書之祖也。

簡緣云。按始變楷法。原從大小篆而來。則今之結體用筆。何可苟也。一種沈著周正處。玩小篆當自得之。卽錐畫沙印印泥也。

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懷瓘按章草之書。字字區別。章草卽隸書之捷。草又章草之捷。按杜度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則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卽章草之祖也。

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卽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閒流行。故謂之行書。劉德昇卽行書之祖也。

簡緣云。鍾繇謂之行押書。正書稍流動者。謂之眞行。草帶行者。謂之行草。

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靈帝時。詔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方修飾鴻都門。邕見役人以罌帚成字。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張芝草書。得簡易流遠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豔飄蕩之極。梁武帝謂蕭子雲云。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爲之。子雲乃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其後歐陽詢得焉。伯喈卽飛白之祖也。

草書者。後漢張伯英所造。伯英名芝。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芝善。

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伯英學崔杜之法變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卽此也伯英卽草書之祖也。

唐孫過庭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撫以兼通故無慙於卽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醜一遷質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毫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

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閒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如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旁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楊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况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弈。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尙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錘而並運。好異尙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蹟。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鑿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未行末。古今阻耶。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便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

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莫不真。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緩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性情。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雕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微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陳圖七行。中畫執筆。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僞。尚可發啓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以往。代祀綿遠。名字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覲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迹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政。其來尚矣。厥用斯引。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霧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于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

代傳逸少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意。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協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尙難形於紙墨。粗可彷彿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淺深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鑲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賢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絕。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明。多從散落。歷代孤殆。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上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眞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志慄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暉緩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旣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豫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

乃麤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窺於衆術可極□於所論矣若思通楮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則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效勞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尙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卽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核外矐鋒芒察之者貴精擬之者貴似况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觀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義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于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閒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適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適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適勁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適剛狠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

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諂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秘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布，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連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鈎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連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悌筌蹄，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類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分，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縹緗，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鑿，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几，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非夏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釋，條百糾分，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與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仍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

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宋姜白石續書譜名彙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于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製。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美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概。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真書

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理也。唐人師之法也。真書用筆。自有八法。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形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趯者。字之步履。或長或短。或向上。或向下。或向右。或向左。或輕出而稍斜。或隨軼而峻發。各隨字之用處。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逾。然而真以轉而後逾。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真書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小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矣。

草書用筆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躑躅。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做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聯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况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使風神瀟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連屬。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于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做古。急以出奇。有鋒則以耀其精神。無鋒則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鑲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

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是亦以捺代之。惟ノ則閒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總論

用筆如折斂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拆。此皆後人之論。折斂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拆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ノ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又如口音團。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以寬閒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陶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又作字者。亦須知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知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秦秦春。形同理殊。得其原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若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爲貴。少有誤失。亦可輝映。所貴乎濃纖閒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臨摹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摸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精神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一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爲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血脈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余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方圓

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向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傍。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

疎密

書以疎爲風神。密爲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疎密停勻。爲佳。當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國朝豐道生筆訣

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此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俛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簡緣云。人所未發。此法鍾王之後。惟藏真懷素得之爲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虞世南。信本。歐陽詢。登善。褚遂良。虞禮。孫過庭。紹京。鍾泰。和李邕。伯高。張旭。清臣。顏真卿。誠懸。柳公權。五季則量度。楊凝式。重光。李後主。熈。宋則君謨。蔡襄。元章。米芾。元則子山。嶮。嶮子山。子昂。趙孟頫。本朝則仲珩。宋。貞伯。李希哲。祝允明。數人而已。書雖小學。然非師法古而用功深。豈能成字。古今論者衆矣。或泛而寡要。茲發其秘云。

學書者既知用筆之訣。尤須博觀古帖。於結構布置。行閒疎密。照應起伏。正變巧拙。無不默識於心。務使下筆之際。無一點一畫。不自法帖中來。然後能成家數。今人不聞古法。不見古帖。妄以小慧。杜撰爲書。或體勢俗惡。或鋒毫側戾。邪氣洋溢。流俗慕其時名。更相效習。轉成畫虎。此古法之所以益泯也。

古人以書名者，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勁利，如蔡邕、張芝、鍾繇、梁鶴、韋誕等，皆若日月宣光，山川布理，巨細隱顯，縱橫高下，不容一毫私智爲之，而方圓鉤殺，溫潤雄俊，錯綜開合，粲然成章，非天地自然之文，其孰能與於此？篆籀所以爲諸體之本也。

八分者，蔡琰曰：存篆八分，入隸二分，故謂之八分。隸者，今之眞書也。自歐陽修妄以八分爲隸，而洪适因之，於是分隸之名始混。

書有筋骨血肉，筋生於腕，腕能懸，則筋脈相連而有勢；骨生於指，指能實，則骨體堅定而不弱；血生於水，肉生於墨，水須新汲，墨須新磨，則燥濕調勻，而肥瘦適可。然大要先知筆訣，斯衆美從之矣。

雙鉤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於鉤，與拇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下腕，不使肉襯於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居外，右手側而過中，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閒直下，而無傾側欹斜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顫掣無準，掌不虛，則窒礙無勢。三指齊撮於上，而第四指拉管於下，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齊衄挫於毫芒，意前筆後者，熟記古帖於字形大小，偃仰平直，疎密纖濃，蘊藉於隨物賦形，各得其理。昔鍾元常見宋翼而厲聲，衛夫人掣逸少肘而悲泣，知此則知用筆之妙，無出四言者矣。

無垂不縮，無往不留，則如屋漏雨，言不露圭角也。連而不犯，和而不同，帶燥方潤，將濃遂枯，則如壁拆，言布置之巧，出於自然也。指實臂懸，筆有全力，擲衄頓挫，書必入木，則如印印泥，言方圓深厚而不輕浮也。點必隱鋒，波必三折，肘下風生，起止無迹，則如錐畫沙，言勁利峻拔而不凝滯也。水墨得所，肉勻骨勁，混

規矩於方圓。遁鉤繩於曲直。則如折斂股。言嚴重混厚。而不爲蛇蚓之態也。明乎此。則書之風神氣勢。信手萬變。逸態橫生。所謂取之左右而逢其源矣。

今人所喜效而習之者。或云筆畫老硬。或云行閒整媚。或云用墨鮮濃。殊不知老硬者。古所謂怒張傾仄。非盛德君子之容也。整媚者。古所謂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也。鮮濃者。古所謂無筋無力者。謂之墨豬也。然則今之所喜。皆古之所惡。古之所忌。乃今之所趨。古今不同。如晝夜寒暑之相反。豈不信然。

簡緣云。所以然者。以今人不知篆籀之理。來處淺俗。所以愈趨愈下也。

書家小傳

【秦】李斯，字通古，上蔡人。少從孫卿學。西入秦，位至丞相。胡亥立，趙高譖之，夷三族。斯妙大篆，始省改之，以爲小篆。

王次仲，上谷人。年未弱冠，變蒼頡書爲今隸書。始皇喜而召之，三徵不至。始皇怒，檻車迎之。於道化爲大鳥而去，落二翮於山上，今爲大翻山、小翻山。王愔云：次仲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

簡緣云：按此則以八分爲隸書矣。

程邈，字元岑，始皇時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體，爲書奏之。始皇以爲便，令隸佐用之，故曰隸書。

【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善章草。

張芝，字伯英，燉煌人，善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工書。篆隸絕世，尤精八分。又造飛白，女琰，卽文姬也。

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工篆書。小異於斯。邯鄲淳師焉。

劉德昇，字君嗣，潁川人，造行書。鍾繇師之，所謂行押書也。

邯鄲淳，字子淑，潁川人，八體悉工，尤精古文、大篆、八分。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善章草。

梁鵠字孟皇善八分邯鄲人亦得次仲法淳宜爲大字鵠宜爲小字師宜官南陽人善八分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題署洛陽許鄴三都宮城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仲將奏曰昔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執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兄康字元將子熊字少季並能書

【三國】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喜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絕世點畫之間多有異趣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善章草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與元常並師劉德昇俱善行草而胡肥鍾瘦

【晉】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位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書之聖也第七子獻之字子敬爲安僖后父善書如其父人謂其孤峯四絕迥出天外子敬爲中書令卒於官族弟珉字季琰代居之亦卒於官時謂子敬爲大令季琰爲小令或以子敬爲小令非也季琰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匹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驃駸駸欲度驂驢前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善章草有出師頌月儀帖

衛瓘字伯玉父凱字伯儒子恆字巨山皆善書河南安邑人恆從女汝陰太守李矩妻鑠字茂猗所謂衛夫人是也亦能書瓘草書學張芝嘗云我得伯英之助索靖得其肉恆得其骨遂採張芝法取父書參之

遂至神妙

【宋】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子敬入室弟子。

【南齊】王僧虔字簡穆。琅琊臨沂人。善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宋孝武欲擅名。忌其能。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齊高帝與僧虔賭書。書畢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

【梁】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善書。諸體兼備。創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有若輕舉。

【陳】僧智永字法極。右軍七世孫。第五子徽之之後。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永師遠紹祖風。兼備諸體。世南學焉。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始落髮。住會稽嘉祥寺。卽右軍之故宅也。後移住山陰蘭渚山下。近坟墓。便拜掃。梁武帝喜其兄弟皆入道。因號所居爲永欣寺。時有釋智果亦住永欣。善書。嘗自謂永師曰。和尚得右軍肉果。得右軍骨。

【唐】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八體皆能。尤精飛白。自羊薄以後。惟永公特以訓兵精鍊。議欲旗鼓相當。歐以猛銳長驅。永乃閉壁堅守。子通亦善書。瘦怯於父。嘗自矜能。必以象牙犀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以秋兔毫。松煙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緊薄。白滑者乃書之。幼孤。母畜錢令其市父書。通極力效之。僞取其值。書遂進。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餘姚人。受業於吳郡顧野王門下。讀書十年。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封永興公。太宗詔曰。世南五絕。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有一於此。足爲名臣。世南兼之。其書得

大令之規矩。卒年八十九。

褚遂良字登善。河南陽翟人。一曰杭州錢塘人。官至尚書左僕射。河南公善書。少師虞秘監。長則祖述右軍。卒年六十四。初世南死。太宗思之。歎曰。世南死。吾無與論書者矣。魏徵薦遂良。太宗甚重之。遷諫議大夫。屢進讜言。帝寢疾。召長孫無忌與遂良同輔高宗。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廢立之際。遂良固諫不從。貶愛州刺史。卒。官。太宗博購二王書。遂良別真贋。無敢欺。

陸柬之。世南之甥。臨寫舅氏工隸行。

孫過庭。字虔禮。陳留人。草書法二王。

薛稷。字嗣通。河東人。爲河南公之高足。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人。天寶末。拜平原太守。與杲卿同禦祿山。後事肅宗。德宗。爲盧杞所擠。以使李希烈不屈死。以曾封魯郡開國公。人號曰魯公。朱長文曰。自秦行篆籀。漢用分隸。字有義理。法貴謹嚴。魏晉而下。增減筆畫。以就字勢。惟公合篆籀之義理。得分隸之謹嚴。放而不流。拘而不拙。書之至也。

張旭字伯高。吳郡人。草入神品。或云學於陸柬之。性嗜酒。醉後嘗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視之。自以爲神。世號曰張顛。嘗爲常熟尉。有父老陳牒就判。去而復來。旭責之曰。以公之筆迹奇妙。欲以寶藏耳。後爲金吾長史。傳其法者。崔邈。顏真卿。

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工篆書。自以爲李斯之後一人而已。

徐浩字季海。會稽人。祖師道。字太真。精於翰墨。父嶠之。字維嶽。能書。浩得父法。正書入神。唐世獨徐氏三。

代能書代宗時吏部侍郎進郡公卒年八十

懷素字藏真長沙人自云得草書三昧勤苦學書故筆頽委作筆塚以瘞之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穆宗時以夏州書記入奏帝曰吾嘗於佛廟見卿筆迹思之久矣留拜右拾遺侍書左右帝問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帝改容頷之官至太子太保致仕卒壽八十八當時公卿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爲子孫不孝書貺累鉅萬而主藏奴盜用之不復詰惟筆硯圖籍自鐫秘之嘗書西明寺金剛經自以爲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

裴行儉字守約工草隸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昭明文選撰補草字雜體數萬言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而書者惟予與世南耳

李邕字太和父善以文選講授諸生邕官左拾遺助宋璟劾張昌宗大節磊磊歷汲郡北海太守以事誅邕能文善書長於碑頌復多自書人奉金帛以請積鉅萬計然能拯孤恤寡家無厚積邕之仕也始沮於韋氏中忌於張說卒被誅於李林甫才名四十年迺遭禍君子惜之

鍾紹京字可太虔州贛人官至少詹事卒年八十餘嗜書畫二王河南真迹藏至數十百卷

韋陟字商卿宰相安石子位至東京留守郇國公卒嘗以五采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陟惟書名自謂所書陟字如五采雲時號郇公五采體

蕭誠字□□蘭陵人書清婉所書碑刻李陽冰多爲之題額世以此益重其書

張廷珪字□□河南濟源人居官諤諤以太子詹事致仕善八分

贊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位至秘書內監。每醉輒屬文。筆不停綴。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一紙纔數十字。世甚珍之。天寶初病。夢遊帝所。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卒年八十六。或傳其仙去。

鄭虔字弱齋。滎陽人。博學善著書。明皇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學士。時號鄭廣文。善圖山水。好書。貧無紙。聞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詩并畫以獻。帝悅之。批曰鄭虔三絕。以受祿。山僞官。貶台州司戶。

梁昇卿字□□□人。博學工書。書東封朝覲碑。時稱之。

史惟則字□□吳郡人。位至殿中侍御史。唐中葉以後。八分名家。惟惟則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四家而已。

褚廷誨字□□錢塘人。正書精熟。書玄覽大師碑。甚有名。

張懷瓘字□□□人。高自矜詡。謂眞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數百年內。嘗爲翰林供奉。

張從申字□□□人。學逸少書。結字遒密。大曆後。徐季海已老。獨從申高步江淮間。凡其書石。李陽冰多爲篆額。故益得名。廣陵碑曰四絕。同安碑曰三絕。

鄔彤字□□□人。與魯公同師。張長史。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太和中。在相位五年。革除漕舟弊。遏止方鎮橫賊。終湖南節度使。年七十四。嘗於太山建化城寺。當休鎮太原時。寺僧粉額陳筆硯以俟。休神情自若。以衣袖搵墨。書之。極遒健。逮歸。妾

侍見其沾濡。休曰：適以代筆也。後主煜字光玉，工筆札，甚銳勁。

【五代】楊凝式字量度，人謂之楊風子，書最佳。東坡法焉。位至少師。

徐鉉字鼎臣，入宋，位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六。弟鍇字楚金，兄弟俱精篆籀。鉉較正說文解字，鍇著說文繫傳，皆有功小學。鍇學勝於兄，鉉名勝於弟。以入宋年高也。

【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工真楷。沈涵縱弛，嘗盛暑暴日中，不沾汗，祈寒浴於水，河旁冰漸釋，或絕粒旬日無恙。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以罪流竄，卒於道，若蟬蛻然。

王著字知微，太宗擢爲翰林侍書，善正書，行書尤精。永師真草千文殘缺，著補字數百刻石，頗得其形範。世寶重之，著善大書，全用勁毫，爲筆甚大，號散筆。市中鬻者管百錢。太宗嘗書使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又書使示著，對如初。中使責之，著曰：上初銳精毫墨，遽善之，則後不復進，以視許圍師貶二王，而以高宗爲書聖，其忠佞何如也。

石延年字曼卿，人正書入妙，能不擇紙筆，自然雄逸。

蘇舜欽字子美，人參知政事，易簡之孫，能書，尤工行楷。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仕至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卒年五十六，文章品望，卓冠一時，能書，真行皆入妙，亦頗自重，不輕爲人書，長文以爲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子敬與君謨耳。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書學徐浩，晚年得力於顏魯公、楊少師。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書瘦勁波峭磊落不猶人。

米芾字元章採古人之筆而成一家書一時謂之集字子友仁亦善書時謂小米。

句中正字坦然華陽人精於篆籀兼真行草太平興國中同撰雍熙廣韻杜門守道以古文八篆三體書孝經表上之真宗召對問其書之歲月曰十五年乃成命寶藏之。

李建中字得中掌西京留司御史時謂之李西臺居洛中園池自樂善筆札草隸篆籀八分皆工真行尤精。

夢英衡州人效十八體書尤工玉筋篆。

宋敏求字次道父綬字公垂書學與李西臺並稱敏求傳家學書適綏沖麗當世重之。

王洙字原叔宋城人喜隸書深得古法。

【元】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吳興人宋宗室卒諡文敏書集大成但少雄偉氣概或謂之奴書非也。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善草書能懸臂書大幅或問之輒閉目曰膽膽膽。

鄧文原字善之巴西人工正行行草書與趙魏公齊名。

巖巖字子山康里人博涉經史刻意翰墨正書師虞永興草書師二王筆畫柔媚轉摺圓勁名重一時撰臨池九生訣。

【明】宋璉字仲珩金華之子與兄克廣號國初三宋璉爲優。

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人書法可擬吳興。

文徵明字衡山。□□人。官翰林待詔。工小楷。子博士彭。教諭嘉。皆能書。雙鉤廓填能手。董其昌字玄宰。一字思白。□□人。位至宗伯。諡文敏。書前門關帝廟碑。行草直逼李太和。甚爲僞筆損望。

書家品藻

朱長文論品藻

從來善品藻者有三家。曰梁庾肩吾書品。唐李嗣真續書品。唐張懷瓘書斷。宋瀟溪續書斷。卽長文自著。梁武帝書評。梁袁昂古今書評。羊欣古今能書人姓名。此七種擬各刻全書。與此書並行。

庾肩吾書評

庾肩吾云。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

張懷瓘書評

若真書古雅。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章草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曰備精諸體。惟獨右軍。次至大令。○又曰學鍾張殊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知變中之權。則張降而俗矣。

卮言

宋齊之際。人語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羊欣爲大令門人。妙有其法者也。中睿之季。人語云。買褚得薛。亦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薛稷爲河南甥。妙有其法者也。

東坡書說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婉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蘭臺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張長史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柳誠懸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楊少師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風。蔡君謨書。天姿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徽宗亦云。蔡襄書。包藏法度。停蓄鋒銳。宋之魯公也。

黃山谷評書

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秀者也。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小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馳爭先。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如李北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如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兼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本朝善書。自當推公第一。○又云。王著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誠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又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札。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虞伯生書評

自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薛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元而南方尤盛。○歐陽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子昂則各體俱有師承。小楷法黃庭洛神精工之內。時露俗筆。碑刻出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於行書得二王筆意。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尙隔一舍。○元人自趙松雪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同。極圓健而不能去俗。鄧文原有晉人之意而微近粗。嚶嚶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然是三人者皆吳興之流亞也。○國初三宋金華之子曰璫。曰克。曰廣。璫爲勝。○祝京兆書足配吳興。文待詔暨其子彭嘉皆精小楷。然略近時氣。

王弇州評書

山谷書以側峻爲勢。以橫逸爲功。趙承旨書功力完足。故於腕指閒從容變化。各極其致。右軍書骨在肉中。趣在法外。勢緊淳古。意不可到。故虞智尙能繩其武。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書學差勝筆。旭素書筆多學少。非爲積習也。乃淵源耳。○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盡骨露。○東坡正行出入徐浩李邕。劈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韻。山谷大書。酷做瘞鶴銘。狂草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自王大令褚河南來。神采弈弈。終愧大雅。此諸君爲宋室之冠。然小楷絕矣。

書家記異

蔡邕入嵩山。於石室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籀。寫史籀李斯等書勢。邕得之。三日不食。大叫欲狂。若對千人。遂讀三年。妙達其理。後筆特異。遂作筆論。○鍾繇於韋誕坐。見蔡邕筆法。捶胸盡青。因嘔血。魏太祖

以五龍膏救之得活。誕死。繇令人盜發其墓。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羲之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姓何氏。復何遊。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爲家。不變爲姓。五常爲字。其筆迹豈殊。吾體耶。獻之被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載。竟昧其微。○李陽冰見潭州碧落碑。寢碑下數日。不忍去。○歐陽詢見索靖古碑。駐馬視之。去數步復還。下馬觀之。倦則布氈坐觀之。宿碑旁三日。乃去。○張芝學書。池水盡墨。○永師四十年不下樓。○虞永興夢吞筆。覺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法。

宋虞蘇敘二王書事

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麗。婉轉妍媚。乃欲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乃不勝庾翼。郗愔。逮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嘗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罷會稽。住葦山下。一老嫗持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值二十許。右軍取筆書其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餐。惟仰於此。何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老嫗復以十數扇來請。王笑不答。○羲之嘗表與穆帝。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羲之性好鵝。山陰曇曠。一作曠。邨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

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棗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愛重法書。每讌集。輒出法書示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汚。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舉除寒具。○子敬嘗牋與簡文。計十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爲桓玄所珍。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棗材。右軍取旆書之。滿床。奉收得一大櫃子。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棗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年。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據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答七郎。羲之作書與所親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襪。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色。掣襪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鬪爭分裂。年少纔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齋。欣衣新白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尋取。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子敬每作好書。謂必被賞。安輒題後答之。

附雜識

僞書亂真者。張翼及僧惠式。效右軍人不能辨。智永臨右軍草帖。幾於亂真。學大令者。康昕王僧虔薄紹之羊欣。

天子爲臣下作碑文者。古今不多見。唐太宗爲魏文貞。唐高宗爲李英公。宋太宗爲趙韓王。仁宗爲李用和。神宗爲韓魏公。國朝太祖爲徐中山。成祖爲姚恭靖。

丹鉛錄云。王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甄命工刻之。宋潛溪以爲勝蘭亭。蓋刻工之精也。顏魯公書碑。恐俗工失其筆意。必令家僮刻之。僮故會主意。改其波擊。不無蠶頭燕尾之病。至李北海。手刻者數碑。碑後書黃鶴仙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自刻而托此名也。趙松雪書得茅紹之刻手。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致富。晚出會稽李璋。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

桓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嘗置左右。事敗南奔。猶以自隨。禍迫。並投於江。

晉代裝書。真草渾雜。背紆縑起。范曄裝治。差爲小勝。宋孝武世。使徐爰治護。十紙爲一卷。明帝科簡舊秘。并遣使三吳。鳩集散逸。詔虞和曹尚之等。更加編次。咸以二丈爲度。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躡。織成帶。又扇書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字。一帙十二卷。並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二品。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並旃檀軸。其新購獲者爲六帙。一百二十卷。既經喪亂。多所遺失。

齊高帝朝。書府古迹。惟有十二帙。更使王僧虔求之。並入秘閣。

梁武尤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天監中。勅朱异徐僧權等。析而裝之。更加題檢。二王書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帶。金題玉躡。侯景篡逆。藏在書府。侯景平後。王僧辯搜括。並送江陵。承

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將降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遺迹七百六十四卷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秘寶並爲煨燼周將于謹普陸茹忠等摺拾遺逸凡四千卷將歸長安大業末煬帝幸江都秘府圖書多將從行中道船沒大半淪棄及至遼城爲竇建德所破並皆亡失留東都者後入王世充世充平始歸天府貞觀三年勅購求右軍書並貴價酬之四方妙迹靡不畢至勅起居郎褚遂良等於玄武門西長波門外科簡內出右軍書相共參校令典儀王行真裝之右軍書大凡二千二百九十七紙裝爲十三帙真書五十紙一帙八卷隨本長短爲度行書二百四十紙四帙四十卷四尺爲度草書二千紙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爲度並金鏤雜寶裝軸織成帙其書每縫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貞觀大令書不之購也明皇好法書善八分太宗所遺更加裝治潼關失守散亡多矣

名迹源流

鍾繇賀捷表

歐陽永叔以史考之。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某未死。不應先作此表。董道又謂元常字細畫短。逸少臨之。不應畫疎體枝。鋒露筋絕。決知非元常之書也。

簡緣云。按元常真迹若偽。右軍不應臨寫。若鍾書可偽。則右軍學者亦偽乎。鍾書賀捷。宣示墓田諸迹。歷代內府珍藏。歷代善書大臣鑒定。宋儒偏要生事。甚無謂也。

鍾繇宣示表楮目八行

南齊王僧虔書錄云。太傅宣示墨迹。爲丞相始興寶愛。喪亂狼狽。猶以此表衣帶。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愛。納諸棺中。遂不傳。所傳者乃右軍別臨本。梁武所謂勢巧形密。勝於自運者也。

唐韋述敍書云。開元中。蕭令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行書二卷。敕命滑州給驛齋書本。赴京。其書扇有貞觀印。舊襪織成題字。○蓋宣示祇有右軍臨本。鍾迹亡矣。

鍾繇季直表

鍾繇薦季直表。至元甲子。分湖陸行直。字季道。以厚貲購得於方外友。旋失去。二十六年。至正九年。又得之。高古純朴。超妙入神。上有河東薛紹彭印。黃初至今二百餘年。方見於世。從前鑒賞家。並未齒及。神物

顯晦。蓋有候也。先朝又歸沈石田家。或疑爲唐人書。然書法非元常不能也。今有刻本甚精。

鍾繇丙舍帖

原跡無存。張彥遠謂右軍暮年臨此。筆法彌老。墨本在呂文靖公家。薛紹彭摹得兩紙。

右軍蘭亭序

唐何延之蘭亭記述之最詳。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四十一人同遊於山陰蘭亭。逸少製序。酒酣興樂而書。用鼠鬚筆。蠶繭紙。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個。變轉悉異。其時似有神助。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皆不如。右軍亦自惜之。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永是右軍第五子徽之後。故獨傳家法。爲隋唐閒諸家所師。其書付弟子辨才。太宗聞之。令蕭翼計取入大內。太宗崩。遺命入昭陵。真迹遂亡。太宗初得真迹。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太子以下諸王近臣。人閒稀少。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尙直數萬錢也。

宋董道廣川書跋云。蘭亭序。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搨。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仁宗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字畫不逮。逸少他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爲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處。

簡緣云。接真迹。止有辨才本。又有神龍本。不知何據。

又云。成都蘭亭寶月刻。東坡贊。蓋子由得於中山舊石。故所摹獨傳於蜀。中州人或未知也。貞觀中。詔湯

普徹捐蘭亭賜梁公等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以傳其書。普徹自能書。識逸少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詢所臨。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蘭亭真本。世不復見。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其一也。

簡緣云。按褚公歐公。各有臨本。褚則佻逸之極。歐尚不失逸少面目。定武本疑是歐臨。以其似歐筆法也。董道一概抹倒。恐亦未爲篤論。

歐陽公集古錄云。蘭亭真迹。相傳云已入昭陵玄宮。太宗貞觀初。嘗令搨書人湯普徹等。搨賜房玄齡等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外得傳之。世所傳本。蓋唐數家所臨也。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迹。復流播人間。至宋太宗時。購摹所得。集爲十卷。俾摹傳之。謂之淳化閣帖。用數以分賜近臣。獨蘭亭真本不存。故不得列於法帖。今予所有。其一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家。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各自有石。校其本。纖毫

不異。其四得於蔡君謨家。世所傳本。不出乎此。

簡緣云。按董道書跋云。宋仁宗時。蘭亭復得於關中。用此刻石。蓋真迹已亡。此所得而上石者。必唐人摹臨也。至云魏晉真迹。俱從溫韜所發而出。則所殉葬者何多也。未可信矣。

南部新書云。蘭亭序。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詐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辨才。一王自收。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

書法離鈎云。世以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涼本爲第二。定武本。薛珣別刻石。易去。宣和閒。於薛珣家入禁。

中。建炎南渡。不知所存。清涼本。洪武初。因寺入官。其石留天戒寺。僧金西白盜去。後事發。其僧繫獄死。石遂不知其處。

藝苑卮言云。定武本有肥者。有瘦者。有五字損本。五字不損本。當時諸供奉搨此帖。獨信本逼真。刻石留之禁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耶律德光入汴。得而棄之。殺□林。流轉李學究家。以至復入公庫。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紹彭摹之。他石潛易古刻。於湍流左右。五字微劓。一二筆藏於家。大觀中。上知之。取進御。龜之宣和殿壁。師陷。諸珍寶悉逐虜北。而此石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堯。至維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

簡緣云。按大內所藏。皆絹素墨迹。此云刻石禁中。未知何所據也。

元黃元鎮秋聲集。定武蘭亭跋云。右軍真迹。已入昭陵。其次卽定武石刻也。初石晉末。契丹輦載中原。北至真定。德光死。棄此石於中山。爲李生所得。慶曆中。韓忠獻公帥中山。堅欲索觀。李藏其石。別刻以示公。李死。其子出之。宋景文公守定州。以公帑金購入官庫。熙寧間。薛守師。正子紹彭。又刻別本。易而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置宣和殿。靖康之亂。不知存亡。此聞之於康伯可者。

米元章云。見蘇蒼家蘭亭三本。一本是蘇易簡題。第二是易簡子耆跋。筆法最精。題爲褚遂良摹。第三唐粉蠟本。是其族人沂摹。尙有一絹本在蔣長洄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一本在滕中處。後歸米氏。一本在之友處。又王文惠公孫居高郵。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本。紛紛不一。各言其真。大抵臨本也。又云泗州杜氏。收刻板蘭亭。待制杜公所得。卽宣文閣摹本。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視定本及

世妄刻本甚不同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卽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王鞏謂余家印本，是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誥家摹本一同。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佳於定武，尙不及吾家板本也。

趙子昂云：當宋末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旣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眞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能精識之。於墨色、紙色，分毫不爽。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

又云：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勢，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此。志茲其所以神也。

董宗伯云：姜山人遊豫章，得蘭亭石，蓋農夫鋤田，數見，夜有光，以爲異，發而獲之，已缺兩行，眞定武宋榻也。

文休承云：唐摹蘭亭，余見凡三本。一在宜興吳氏，一在吳中陳緝熙家，已刻石傳世。一卽神龍本也。嘉靖初，豐考功存禮嘗摹刻於烏鎮王氏，今眞迹已歸項子京家。

簡緣云：蘭亭不獨眞迹久亡，卽唐人摹本不可得，不惟摹本卽定武石榻亦不可得。蓋石榻自宋至今已不可勝計，惟定武爲可學。唐人所臨，大抵佻險而飛逸者，必褚河南嚴整而圓備者，惟歐陽蘭臺定武所刻，純是歐法。故後學可師，褚公則非老學不易窺也。今石旣亡，則從定武翻者，亦足重矣。其餘翻本紛紛，切勿輕信。

右軍樂毅論河南書目云四十三行付官奴。

右軍筆論語子敬云吾書樂毅論一篇。胎子藏之。勿播於外。樂毅之法。王氏累世學此得成。自外皆達。勿以難學而自惰焉。此論日有丹陽僧求吾吾不與也。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境中。卽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珍。閱玩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恆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與。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其妙。其閒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師歲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

梁武帝答陶弘景云。逸少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蹟。弘景亦云。疑是摸本。弘景又云。樂毅書極勁利。而不甚用意。故頗有壞字。

簡緣云。按此則武帝貞白所論。是摸本耳。非直謂非右軍書也。

負墮野錄。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皆用木匣鐵束。甚寶愛之。徐氏之上世名縝。字君徽者。劉公敞原父之妹壻。常與原父評論金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詳。云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異僧權。卽梁朱異徐僧權也。其一卽周越書苑所載高紳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其家以石

質錢於州民錢氏家。當官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給爲失火焚燬矣。熙寧中。吳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

又云。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於石。其後石入昭陵。朱梁時。溫韜發陵得之。復傳人間。卽高氏本也。是褚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樂毅論真迹。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摹寫。賜長孫無忌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氏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於石。亦摸真迹而刻之者。子立名竦。泉南人。曾將漕兩浙入爲都水使者。無子。有二女。長嫁徐康直。字平甫。卽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寶之。尤延之。裴王順伯厚之。皆有題跋。延之謂常親見歐陽公所藏。集古錄。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缺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同。順伯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存矣。

趙德甫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梁堰。挈此石隨行。竦歿。石遂不知所在。蓋歐陽爲錢氏所給。而趙德甫則不知石後歸徐氏也。

又碑有朱徐二人押縫者。乃梁朝摸刻之本。又有小字云。太和六年中。勒畢。太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型。此石出太湖時。爲章氏所得。刊二印爲末。文云。中國秘藏。及章淵文房印。章淵字伯淵。乾道閒。嘗江山宰。寓居於吳。余及識之。亦疎爽好事者。今不知此石尙存其家否。

褚遂良搨本樂毅記云。貞觀十二年四月九日。奉敕內出樂毅論。是右軍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臨寫。賜司空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楊師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至

中宗神龍之際。不惜內府珍藏。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二王真迹。敕賜大小二十卷。楚客裝作二十扇屏風。以褚遂良閒居枯樹賦爲脚。大會賓客示之。時薛稷盧藏用等在坐。廢食歎美。太平公主壻武延秀亦在坐。歸以告公主。公主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庫悉與之。公主取五帙五十卷。主特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盛置作箱。當籍沒時。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趨。嫗乃驚懼。投之爨下。香聞數里。千載名筆。不復可得。

又云。武后時。武平一時育於宮中。見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楷書每函可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樂毅告誓黃庭。後爲太平公主取出。其敗也。薛崇胤懷樂毅等七軸。托某駙馬貽岐王。以求免戾。據此則又與咸陽老嫗之說異矣。

董道云。李庠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學士家所藏石。過自矜持。謂真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前人說逸少書。多是縑紙。惟樂毅論書於石。不知何据。太宗於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尤寶重。太平之禍。其迹已亡。開元錄但有黃庭畫贊告誓而無蘭亭樂毅。其亡信矣。

此論乃右軍手書。以貽子敬者。始入於梁武。後歸陳。陳文帝以賜始興王。貞觀中進御。十三年。命褚遂良排署。至中宗朝。而羅襲下之禍。沈存中謂右軍手書刻石。唐太宗將以殉葬。非也。宋有二石刻。其一爲秘閣所刻。其一爲高紳學士家所藏。蓋以摹本壽諸石者也。

宣和書譜云。樂毅論有褚河南臨本。

集古錄云。樂毅論石在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摸傳其本。其家遂秘藏之。

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有本矣。蓋可惜也。董道又云。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字止。以史按之。四纔得其一耳。今世所傳。又其摹者。蓋無取也。

又云。昔時於秦玠兵部家。得別本樂毅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校今秘閣石本。亦可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所書也。

潘無聲云。黃庭經樂毅論。俱有完本。不完本。爲米顛諸公駁論。幾成魚目。至有以爲吳通微及王著筆者。此中尙可容虞世南褚遂良數人。不知通微輩能辨之否。

簡緣云。樂毅論原本已亡於咸陽之慘。秘閣石搨。未知所在。高紳學士家所藏不全石刻。又亡於火。今所傳石刻完本。意是秘閣石搨本翻出。未可知也。

右軍黃庭經河南書目云。六十行。永和十二年與山陰道士。

梁虞蘇論書表云。羲之好鵝。山陰曇釀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寫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

簡緣云。據此則河南書目誤矣。

唐徐浩古蹟記云。玄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收綴大小二王真蹟。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內黃庭經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臣以爲畫贊是僞跡。不近真。

又云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散失。初收城後。浩充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二百餘卷。訪黃庭真蹟。或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

董道書跋云。夫求馬者必自其羣。至授以馱驥之任。則真馬出矣。唐得漢魏晉隋書多至七百卷。而以黃庭爲第一。在衆書時豈無所異。而可一概哉。顧世未嘗銜校而彈繩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怪也。至稽之法度而脗合。案之體裁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知世有驪駟矣。此是當時唐人摸搨本而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秘閣所存異甚。知唐初選置能盡書矣。

又云黃庭非右軍書。以傳考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天寶末。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乃知原書不傳矣。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疊摸。不得其真多矣。蜀本黃庭。筆墨粗。不足貴。

簡緣云。黃庭爲逸少正書第一。真迹已亡於張通儒。後世所傳真迹。意是唐人摸搨本。其刻於石者。在宋已有二三本。多從唐摸本上石。今之翻本甚多。收藏家得宋石刻。已是絕頂矣。

東觀餘論跋黃庭經後云。黃庭經。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倣。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工。字勢原倣歐陽率更。固自合作。但世傳黃庭爲逸少書。則非也。按真誥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始降黃庭於世。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安得逸少預書之。又虞龢論書表云。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晉書本傳亦云。爲寫道德經。當以羣鵝相送。以二書考之。初未嘗言寫黃庭也。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黃庭勸進告誓數首。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真誥前。故未之考耳。唐張

懷瓘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全文幾篇卽爲國寶世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有寫黃庭換白鵝之詩今此帖始見於梁代蓋晉興寧以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中見承直郎李鵬舉家蓄此帖是唐褚令摹單廓未填筆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摹換今歸御府矣

簡緣云按真誥一書從扶鸞來未可盡信其中可駁處甚多不獨黃庭一案也蓋右軍另寫道德經但今無其書余見一新翻本似是宋元人書并非唐摹也

又云黃庭多刊缺不全獨慶曆中摸者字畫具存氣象猶在不可以其近而忽之

米氏書史云黃素黃庭一卷是六朝人書並無唐人氣格縫有書印字是曾入鍾紹京家黃素續密上下是烏絲織成欄其用硃墨界行卷末跋台仙二字有陳氏圖書及錢氏忠孝之家印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此書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官過浚郊遺光祿朱卿卿名友文卽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余獲於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令陶穀記是日降制以京兆尹安彥威兼副都統余跋云書印字唐越國公鍾紹京印也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羣鵝相送因李太白送賀監云山陰道士如相送應寫黃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爲換鵝經甚可笑也簡緣云此是太白誤用耳非後人因此而誤也當時褚河南已云黃庭換鵝矣

又云世傳黃庭多惡札皆是僞作唐人以畫讚猶爲非真則黃庭內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

簡緣云米老云僞本是惡札非謂右軍所書是惡札也

右軍東方朔畫讚河南書目云三十行

廣川書跋云。王濛子脩。或作循。嘗求書於右軍。右軍爲寫東方朔畫贊與之。及脩亡。其母見子平生所愛。內置棺中。則此書早已不傳矣。今所傳者。考其筆墨蹊逕。多不類。蓋後人爲之。托逸少以傳也。

簡緣云。南齊王僧虔論書。則云。納置棺中者。鍾繇宣示也。僧虔在前。疑董道或誤。

廣川書跋又云。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既盡矣。校定大王書二卷。黃庭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韋挺以畫贊是僞迹。夫畫贊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爲僞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於貞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亂真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錄也。

徐浩以爲畫贊是僞迹。不近真。

簡緣云。東方朔畫贊。從來謂是右軍神品。韋徐諸公以爲僞。亦言其臨摸者爾。

米元章書史云。右軍東方朔畫贊。糜破處。歐陽詢補之。在丁諷學士家。歸宗室令時。劉涇以僧繇畫梁武像易去。

潘無聲離鈞云。東方朔畫贊。筆圓靜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耳。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也。

簡緣云。無聲此說。必有所本。

佛遺教經

集古錄云。相傳是羲之書。僞也。蓋唐時寫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存者大抵類此。

黃山谷云。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別本爲薛崇徹所藏。亡於五溪。其搨本

皆摸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疎肥令密。密瘦令疎。自得古人意。其爲名輩所推。良有以也。離鈞云。此書小不及樂毅論耳。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先鈍吟亦云。非右軍不能。東坡亦不以歐陽永叔言爲然。

右軍告誓文河南書目云十四行

董道云。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爲王懷祖檄也。當時以不能堪摘細事。遂脫幘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強起以官。開元中。此書得於潤州瓦官寺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概求之。如字有橫顯異法。行法變草。未嘗復出。實天下奇作也。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宜世不傳矣。今碑字刻畫過於嚴重。似是唐寫經手搨摹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存迹。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時知鴟尾得者。別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一在武后宮中。嘗見於小函。同樂毅論黃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贋也。

唐韋述敍書錄云。開元五年。敕陸元悌檢校御府珍藏。告誓猶存。

唐徐浩古迹記云。開元時。御史史惟則奉使晉州。博訪書畫。時趙城倉督。隱沒公貨極多。推案承伏。云有好書贖罪。惟則索看。遂出扇書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問其得處。云祿山下將過太原。停於督家。三月餘。祗供稱意。留此爲贈。惟則將至闕下。大有爵賞。智永臨右軍五紙。告誓第一。今所見者多永師蹟也。

右軍十七帖

法書要錄云十七帖長丈有二尺。貞觀中館本也。凡百有七行。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書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取其迹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背。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標織成帶。明皇開元五年。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者。以卷首有十七字。故以名。

宋黃長容東觀餘論跋云。逸少十七帖。乃先唐所刻石本。今世間有二刻本。其一刻於汴梁。卷尾有大敕字。褚遂良解無畏授人家。或得之。此最佳。蓋唐本也。其一卽此卷。無敕字。洛陽李邕郾家所蓄舊本。與此相類。其餘世傳別本。爲賀知章所臨。南唐李後主煜得之。勒石置澄心堂者。本朝侍書王著。又別刻石。勢殊疎拙而瘦。又有一板本。亦似南唐刻者。第敍次顛舛。文爲十七帖。而誤目爲十八帖。字亦瘦弱失真。獨敕字本及此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得。政和三年五月初吉。黃伯思書。

又云。畢文將叔家。有唐初人所摸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花一種。然余按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張彥遠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緣何。畢氏本有之。

簡緣云。近代又有翻刻。多無足取。在淳化絳帖。東庫本。大觀。太清樓。戲魚堂。星鳳樓。諸類帖中者。爲近之。

曹娥碑

此卽蔡邕聞之來觀。夜闌。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文云。黃娟幼婦。外孫齋白。又云。三百年後。碑當墮江中。當

墮不墮逢王匡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是也。但不著所書人名歲月。昔人碑目往往疑爲六朝人書。蔡邕所見應是八分古碑。此小楷字體奇而古。筆勁如鐵。非右軍必不能。但舊搨難得。離鈞云。曹娥小楷。憔悴宛篤。若花蕊漂流。幼女捐軀於波閒。又云。其流利豐妍。肉不欺骨。自是可人。元明之間。袁仲長陸季道諸公最重此帖。當不誣也。

洛神賦

古人書目多云逸少洛神賦。今不傳。所傳者子敬書也。

東觀餘論跋草書洛神賦後云。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迹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亦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蔡邕。豈盡中郎筆迹哉。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爲佳。

董道云。逸少此賦。當以爲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疑。未可以伯仲閒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世或謂不復可辨。子敬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書摹傳失据。更無神明點畫存耳。非子敬書法盡此。

又跋洛神賦別本云。今世所傳洛神賦。余見已四本矣。雖王和甫家者最勝。結字疎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者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閒宜有數本。似未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學爾。然書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未可知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傍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趨鄉整嚴。非善。

書者不能也。大觀元年爲安希古書。

簡緣云。唐太宗不喜子敬書。故子敬真迹不收。

離鈎云。昔人謂洛神賦象凌波神。趙松雪所得之陳集賢者。十三行。僅二百五十字。繫晉麻紙。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爲天下法書冠。又宣和書譜所載。未有柳公權跋語者。其行字筆亦皆同。而小乏韻。且是唐硬黃紙所書。定爲臨本無疑。

簡緣云。逸少真迹亡之久矣。子敬真迹。祇存十三行。未有柳公權跋語。近今翻本皆從此也。今又有小楷全本。未知又從何來。

集右軍聖教序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誘弘福寺沙門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迹。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克至。了無高韻。因號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此目。故今士大夫玩之者少。然學之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黃長睿記。

離鈎云。聖教序墨迹。久藏項子京家。近歸武陵楊修齡侍御。備極八法之妙。

簡緣云。按當時集成勒石。安有真迹。恐後人從石本摹臨者也。

智永千字文

梁武帝得右軍遺書。令殷鐵石搗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命散騎侍郎周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

一夕鬚鬢盡白。謂心力極於此矣。當時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進。而後世以書名者。率作千字。以爲體制。盡備。可以見其筆力。然非書得成法者。亦不能盡工也。

智永爲羲之七代孫。妙傳家法。爲隋唐學書者宗匠。住吳興永欣寺。登樓不下四十餘年。積年臨書千字文。得八百本。江東諸寺各施一本。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籠。受一石餘。而五麓皆滿。取而瘞之。號退筆塚。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長安崔氏所藏千字文真迹最佳。大觀己丑。樂安薛嗣昌命工刊石。置之漕司南廳。

歐陽永叔疑薛氏所刻有殘缺處。爲後人所補。字多不類永師。剔去二百餘字。猶以爲未盡。或以爲王著所補。恐皆未確。

海嶽名言云。智永臨集千字。秀潤圓勁。八面俱備。有真迹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元昭武黃鎮成。字元鎮。所著秋聲集云。嘗見武夷清碧杜公所藏智永真迹千字。竊歎其歷世既久。而縑素猶新。蓋吳中陸氏之所標軸者。其補綴缺腐。略無瑕迹。徐以日映之。然後稍見。唐張彥遠所謂密其隙縫。端其經緯。厚薄均調。潤潔平穩者。陸其庶幾矣。

簡緣云。智永搨千文。見於時者雖多。然真僞雜出。藏者已病其難辨。觀右軍書記。永和世謂默符聖典。有鄉背之宜。而智永取名。謂潛印玄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努趨策掠啄。雖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若秦豆氏之御。進復履繩。旋曲中矩。取道致遠。筆力有餘。此豈可求於書僮畫販。而得其真僞邪。

褚河南聖教序

宣和書譜云。褚公喜作正書。其磨崖碑。在西洛龍門。孟法師碑。在長安國子監。聖教序。在長安慈恩塔中。皆世所著聞者。

廣川書跋云。河南初學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稜得用筆法。乃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得其妙處也。羿之立教。必至於穀。至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學至於此。當自知之。

簡緣云。石刻有二。一刻於同州倅廳。龍朔三年。兩篇合一碑。筆畫稍粗硬。一刻於雁塔。永徽四年。兩篇各一碑。筆畫細媚而圓潤。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簡緣云。今世惟醴泉銘多舊本。當是宋人好臨做其書。而石堅緻耐拓耳。然今已壞極矣。

宋璟碑在荊州沙河縣

歐陽永叔謂魯公書宋文貞碑。瘦健清拔。似瘞鶴銘法。

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

咸亨元年。陳惟玉篆書。李漢以爲黃公譔書。莫知孰是。○宮中有碧落天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篆書奇古。李陽冰過絳州。寢碑下數日。不忍去。○州將不欲以槌擊石像背。乃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所傳皆摹本也。

顏魯公麻姑仙壇記。小字本。大曆十年刻。大字本。大曆六年刻。

集古錄云。或疑非魯公書。蓋魯公未嘗有小字書。惟干祿字書夾注。最爲小。其體法與此不同。所以疑之。細玩筆畫。巨細皆有法。非魯公不能也。

簡緣云。今石搨翻本甚多。而模糊者猶是宋刻。

蘇靈芝奏議

宣和書譜云。蘇靈芝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同。戈脚復類虞永興。在唐人翰墨中。固不易得。

索靖月儀帖

晉人評書。以索靖比逸少。而歐陽詢至臥碑下。則筆墨妙絕可知。月儀十二章。入續法帖中。李嗣真謂靖有月儀三章。今不止三章。董道疑是唐人臨寫。故書劄劂。逕出法度外。

簡緣云。索靖有出師頌。書法推爲章草神品。翻刻亦多。真迹在項子京家。又有無名氏月儀。

顏魯公中興頌。在永州正書大字。

簡緣云。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斲其崖石。刺史元結撰文。顏魯公書。磊落驚人。謂之磨崖碑。

蔡君謨畫錦堂記

簡緣云。忠惠公書此記。每作一字。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之百衲碑。○先鈍吟書錢宗伯西河毛氏誌銘。亦自謂百衲本。

王右軍半截碑

簡緣云。集右軍行書丹鉛續錄云。饒州薦福寺碑。爲雷所擊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臥樹之。

猶可摹印。

褚河南西昇經

簡緣云。或曰唐經生書。先鈍吟見之。歎服下拜至數十。云非登善不能也。

唐懷素自敘帖

簡緣云。真蹟爲南唐李氏物。吳匏庵云。今爲徐宮傅謙齋所藏。空青老人題云。自敘帖。世傳有三。一在蜀中石陽休家。黃魯直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流傳吳中。余見刻本有二。其一有文壽承書釋文。今真跡聞在近。

李北海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簡緣云。在蒲城縣。斷裂久矣。正德中。御史劉遠夫謫爲蒲城尉。訪而出之。錮以鐵。復爲完物。下半模糊。拓者多不全。撮余所藏者。每行多數十字。

干祿字書

簡緣云。魯公著自書。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已殘缺。楊漢公重摹刻。今所傳者。楊摹本也。真本以不完。遂不傳。

顏魯公多寶佛塔

宣和書譜云。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鐵。戈如發弩。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嚴重。仙壇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衆美並萃。早年所書。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及中興

以後筆力迥與前異，亦其所得者愈老也。

簡緣云：米元章毀之，謂厚皮饅頭，甚可笑。

顏魯公爭座位書藁

米老云：魯公與郭知運書，有篆籀氣，真傑思也。

簡緣云：宋人行書多從此學，故翻本最多。若近代所刻，益不足校。

褚遂良三龕碑

簡緣云：貞觀十三年，岑文本撰文，遂良書。大正書，字近分書。此碑久沈於水，近代始出，索者甚衆。居民不堪復推於水，今不知所在矣。余得一本，爲宿遷徐孝廉取去。

褚河南枯樹賦

簡緣云：真行書，近有好事者，與松雪翁臨本並勒石，風流秀韻，二書均美。

虞永興廟堂碑

集古錄云：予爲兒童時，嘗學此碑，刻畫完好。二十年後，復得一本，則殘破甚矣。

簡緣云：此書極似右軍面目，與化度寺九成宮爲書家所必須也。○按此則斯碑在北宋時已損壞矣。

李北海葉有道碑

集古錄云：蔡君謨爲余言：北海所書，此爲最佳。

簡緣云：余又見一木榻者。

又云餘多可辨。不及備錄。

鈍吟書要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於此有功。今爲盡言之。先學閒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閒架既明。則學用筆。閒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迹。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匝。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爲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趙子昂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祕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憤憤。黃山谷純學瘞鶴銘。其用筆得於周子發。故適健。周子發俗。山谷曾次高。故適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適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卻不俗。

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凌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公一片神骨。極有作用。倚牆靠壁。便不是巉巉子山一流人。有牆壁。所以不好。姜立綱尤俗。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真迹。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

入古人去短取長。

薦季直表不必是真迹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

漢人分書不純方唐人分書不純扁王司寇誤論只看孝經與勸進碑爾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佳可破惑者。

八分書只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真迹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

漢人分書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迹也然真迹只須數行便可悟用筆閒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興到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如旭素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姜白石論書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絕粗趙松雪重之爲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斂脚如拆壁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銳不收褚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矣。

顏書勝柳書柳書法卻甚備便初學。

古人作橫畫如千里陣雲黃山谷筆從畫中起廻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卻又趨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卻廻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今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髮畢肖。百日以後。便解自作書矣。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爲之也。大字蹙令小。遏鋒藏勢。使閒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顏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卻相稱。殊不見有異。奇迹也。

左去吻。右去肩。歐陽蘭臺不用此法。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黃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執之。多爲所誤。山谷只自言其所得耳。

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

晉人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爲過唐人。實不及也。婁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迹。有書

賈俗氣。名言也。

東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顏魯公書。磊落崑峨。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顏正書。至今人直以爲怪矣。

子字分書。橫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擊。是古升字。

黃長睿疑智果書不真。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歐陽公不信遺教經。東坡殊不以爲然。宋人蔡君謨書最佳。

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

書法無他祕。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尙有傳。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

卻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

余見東坡子昂二真迹。見坡書點畫學顏魯公。體勢學李北海。風捲雲舒。逼之若將飛動。趙殊精工。直逼

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坡書真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真迹，不知視此何如爾。

坡公少年書圓覺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書，亦學徐浩。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卻云不然。我信山谷。

作書須自家主張，然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真迹，然不是不學碑刻。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卽是法。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領而生。

邑人嚴道普名澤，家藏右軍二謝帖，或謂之曰：誰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卽是右軍。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爲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爲隸。旣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體，誤也。

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以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

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讚序字作厚，樂毅論殺字暴字，黃庭經耶字，遺教經鳥字，今皆不行。今人所用，只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陝西傳摹盡去之矣。

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誥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字作小正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

唐人碑板刻手亦有工拙然勝於宋人。

佳。佳麗字也。佳鳥短尾也。近時人作佳麗字盡誤。漢書東方朔傳來來先生分書棗字作重來。今人改作東字誤也。見夢溪筆談。不習二王下筆便誤。

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卽之也溫。米元章以爲惡俗。妄也。欺人之談也。

顏書要畫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寶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算相似。須要看他墨酣意足處。與朱巨川誥參看。最得。

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功夫淺。得少爲足。便退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好。後來便可厭。只爲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疎硬而骨枯。非法也。看褚書便知血脈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闊半細。半高半低。分閒架在佈白處。汝毫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佈置用筆。千古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凡學書。千字文少不得。簡緣云。千字文是將右軍字湊成。智永臨寫八百本。非永書也。此是右軍舊法。得此便有根本。如二王法帖。只是影子。惟架子尙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真迹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明朝人書。一字看不得。看了誤人事。行書從二王起。便是頭路。真行用義之法。以

小王發其筆性。草書全用小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此吾法也。教人作書。吾便於柳法。

謝二書只學趙。自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短處正在此。不可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團。方好也。簡緣云。靈情吐露。至囑已上三札與无咎。

學書當有晉人法。看石刻亦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趙文敏爲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須參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畫中。晚年有一種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處人不知其妙也。

顏行如篆如籀。蘇米皆學之。最宜留心。

昨法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佈基。畫不變。謂之佈算。最是大忌。如真字中三筆。須不同。佳字左倚人。向右。右四畫亦要俯仰有情。今俱如算子。大似無講貫也。日來作虞法。覺其和緩寬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今日刻本黃庭都不是。但惜不見原本筆畫。俯仰處甚邈。翻多失之。與永師千文看方得。與无咎。

米顛作顏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右軍止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雜。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如唐人碑上字耳。

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在者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嶽以爲過老。詆之。偏見也。米黃論書。殊不及坡。然今人多信米。米黃俱好爲快語。非篤論也。我嘗謂蘇黃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爲無見。但抑揚太過。使人不樂聞耳。

趙子昂用筆絕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爲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真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別字。董宗伯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爲佳。學者或不知。董似未成。字在文下。

趙松雪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時誠爲獨絕也。自近代李楨伯創奴書之論。後生恥以爲師。甫習執筆。便羞言模倣古人。晉唐舊法。於今掃地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爾詆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於天資。於古人蕭散廉斷處。微爲不足耳。如楨伯書。用盡心力。視古人何如哉。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拏把。簡緣云。語無滲漏。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蚓。意不喜。汝學顏書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

上學下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處。如貝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失也。小處用功。便不死。與无咎。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世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白雀帖尤惡。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模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雖欲博涉諸家。然須得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尙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尙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有度。結字在得其真態。然須映帶勻美。

跋

正書以鍾王爲鼻祖。至李唐而其法大闡。自後衣鉢相傳。工者甚夥。近代如趙董二文敏其尤也。吾虞馮鈍吟先生肆力於此。鍾王瓣香。其在茲乎。鈍吟傳我簡緣夫子。憶少時追隨函丈。夫子以翰林要訣及古人結構運筆口授手指。疊疊不倦。略無遺蘊。予不敏。強識一二。未登道岸。祇恐失墜。夫子晚歲博採歷代諸名家要訣。參以己見。勒成十冊。曰書法正傳。鎔碎金而成佛。聚狐白以爲裘。洵後學之津梁。書家之寶筏也。其從孫調軒雲亭兩君。克承先志。壽以棗梨。公諸海內。佇見剗沙印泥。揮毫者競窺其祕。漏痕斂脚。握管者悉悟其微矣。受業門人譚紹隆謹識。

書法正傳十卷。予從祖簡緣先生編集。先生於晉唐以來諸名家臨池祕籥。悉窺其奧。而又得先曾叔祖鈍吟公提命。登堂入室。毫而彌工。予自束髮受書。竊聞緒論。謂古人理法寓於楮墨。非徵文考獻。末由悟入。學者苟指授無人。而又不得名流論說。幾何不徬徨歧途。廢然中止也邪。徧考諸家之書。非不鉤其玄妙。要未有統論古今。辨晰源流。使後之覽者。恍然得古人之意。以馳騁乎康莊之途者。也是編闡明絕業。鍾王一燈。賴以不墜。嘉惠後學。豈淺鮮哉。而先生謝塵已逾廿載。予恐是書之將就湮滅也。欲思所以壽世者。舍弟雄與予有同志。因共相參校。以付剗劂。姪孫鼎謹識。

